



他们曾亲历“九一八”事变、“七七事变”、“淞沪会战”……

他们曾是飞虎队飞行员、军统机要局译电员、随军军医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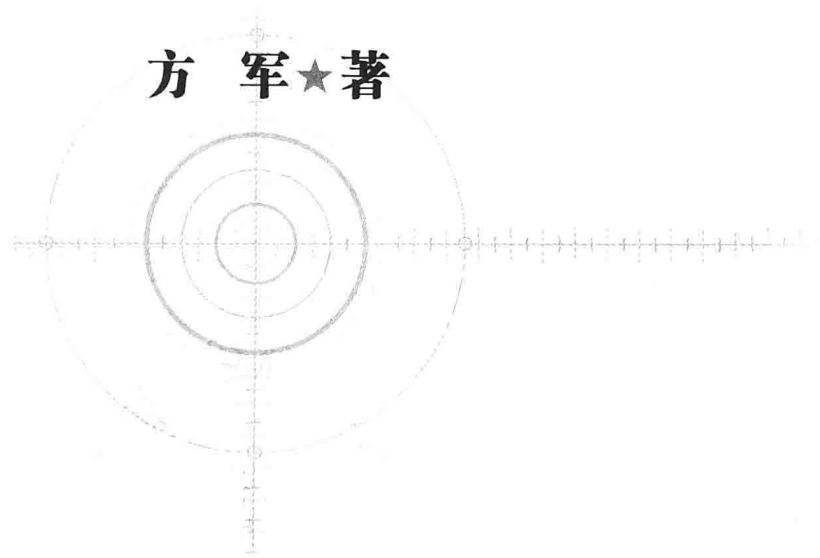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曾与金日成并肩抗战、从活埋坑里死里逃生……

抗日战争最后一批见证者亲口讲述
还原记忆场景 激励今日民族血性

亲历 方军★著 “九一八”

亲历“九一八”

方军★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亲历“九一八” / 方军著. --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4.5

ISBN 978-7-5108-3010-5

I. ①亲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九·一八事变—史料
IV. ①K264.2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15330号

亲历“九一八”

作 者 方 军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 12.25
字 数 197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3010-5
定 价 29.8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序

屈指一算，1931年惊心动魄、震惊中外的“九一八”事变已经过去近八十三年了！即使是1931年9月18日出生的人，今年也整整八十三岁了！

亲历“九一八”事变的东北军老兵还有健在的吗？亲历当年“九一八”事变的东北居民还有健在的吗？我的回答是：“有！”——不信，您看看《北京晚报》。

他们是：1909年出生，1926年参加东北军，1931年在东北军讲武堂上学的王景芳；还有“九一八”事变时，正在东北种地，之后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李在德老人。

王景芳老人一生亲历了1929年的中东路战役，1931年的“九一八”事变，1936年的西安事变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沧州战役，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……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，王景芳以少将军衔、四十军副军长的职位，在河南受降日军。并接收侵华日军在河南的四十座大仓库。

王景芳不是完人，抗日战争中，他还随四十军军长庞炳勋降日两年。但是，那是在弹尽粮绝，一个军打到只剩十二个人的地步下。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，王景芳的经历是一个缩影。

李在德的经历与王景芳大相径庭。她后来参加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，解放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重要职务。现在，她以厅局级领导干部的级别离休。老太太和儿子住在一起，颐养天年，享受天伦之乐。



◎ 2013年8月9日《北京晚报》对王景芳老人作了一个版的专访。



◎ 我已经出版过的图书。

除了以上二位老人，本书还将向各位尊敬的读者介绍我采访的各种各样的抗战老兵。每一个老兵把一生的故事浓缩后向我描述。无疑，这些故事是惊心动魄的，是充满了悲欢离合、生死离别的。这一个个的故事组成了中国人民在武装到牙齿的侵华日军面前，前

赴后继、英勇顽强、团结一致抵御外辱的英雄篇章、民族历史。

我于1997年出版第一本书《我认识的鬼子兵》后，一直潜心研究、坚持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们。我的父亲是八路军，他上过抗日军政大学。我自认为，作为八路军的儿子，我用努力填补了一些历史的空白。

今年，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九周年，无数亲历抗日战争的、为我们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流过鲜血的老战士都终将离我们而去，他们的事迹将走进源远流长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博物馆。因此，留下他们的悲欢离合、警世恒言，迫在眉睫！

——我所努力的，正是这些。

2014年8月9日

目 录

王景芳：亲历“九一八”事变和西安事变的抗战老兵·····	1
胡真一：曾经与金日成并肩参加抗日战争的女兵·····	17
冯仲云：东北抗日联军将领·····	31
黄廷廉：死里逃生的八路军英雄将领·····	37
李在德：最后的东北抗联老兵和她的战友们·····	55
韩宝轩：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·····	65
郑日光：炸毁日本常州仓库的老兵·····	76
周新宇：南京保卫战中击落日机的飞行员·····	80
李文德：松山龙陵旧战场上仅存的抗战老兵·····	85
付心德：亲历淞沪会战的老军医·····	92
魏国柱：亲历喜峰口大战的二十九军老兵·····	99
李天相：炸毁花园口后的买兵和卖兵·····	103
陶本仁：抗战老兵的苦苦等待·····	106
张庭佐：还没有被烧掉的回忆录·····	112
李占瑞：飞虎老兵遍天下·····	119
姜纪水：亲历衡阳保卫战的抗战老兵·····	130

军统老兵的最后一次集结.....	138
亲历“七七事变”仍健在的二十九军老兵.....	146
盐谷保芳：日寇老兵的最后篇章.....	152
时隔七十年二十九军官兵在卢沟桥最后一次集结.....	168

王景芳：亲历“九一八”事变和西安事变的抗战老兵

一、亲历“九一八”事变

1931年的“九一八”事变距离今天八十二年了！即使是当时出生的婴儿，今天也是耄耋老人了，许多人也离世了。

但是，我们中国境内偏偏还有一位亲历“九一八”事变丧权辱国之痛的抗战老兵健在！

他就是1909年出生，1925年参加东北军；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当天，作为东北讲武堂十一期的学生，正在排演节目的王景芳。



◎ 1931年9月18日以后，在长春的侵华日军关东军临时给警备司令部挂的牌子。

我从三年前开始采访王景芳老人。我认为，他的故事正如他名字中的一个字，是亲历抗日战争全“景”的抗战老兵。我采访抗战老兵多年，历尽艰难、受尽委屈，是当今物欲横流社会中唯一“倒贴”劳动的人。而王景芳老人大名中最后一字，似一顶草帽扣在我的姓氏“方”字上面，算是些许慰问吧，这是我对采访对象很有好感的原因之一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纪念日又要到了，我特意再一次提笔宣传这位健在的抗战老兵。

1925年入伍，现在已经一百零五岁的王景芳老人亲历了1931年的“九一八”事变。当时，他在东北军第三方面联军守备队一营二连，是已经当了六年兵的老兵了。由于考上军校，所以，此时的王景芳正在东北讲武堂十一期步兵科学习。校长，是张学良。

1931年的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日本人叫满洲事变。那之后，日本人迅速占领了我国东北。

长春，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伪满洲国的伪都。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，翌日长春沦陷。1932年3月1日，伪满洲国建国，3月10日宣布“定都”长春，3月15日，改名为“新京”。

作为东北讲武堂十一期的学生，王景芳有写日记的习惯。他这样写道：

1931年（民国二十年）9月18日。恰逢东北农历节日，我和于振海同学赶排话剧，庆祝东北农历节日。夜间十一时，正在讲去排练，忽听炮声！以军事常识判断，炮声自城西南日本站方向打来。当时，奉天日本站有驻华关东军的一部。

炮声越来越紧，弹着点好像在北大营一带。这时，东北讲武堂十一期军校学员在忙乱中集合。由值星官指挥（高级干部全回公馆住了）。由于是紧急集合，我们只着随身的衣服，打开军械库，每人发步枪一支，子弹五粒。

军校有步枪、轻重机枪、迫击炮，但是那是教学用的。值星官训话：

“情况判断可能是日寇向我挑衅，学员们要镇静。全体暂到营房后面的北小山上集结，以观动静。北小山上是学员们经常去的野外训练场所。有标准的钢筋水泥防御阵地（是教学用的），可容下一个营兵力的防御阵地。天亮时，我们再回学校。

谁料想，这竟然是我们永别祖国大好河山的开始……

中国有十三亿人口，亲历“九一八”事变的老人可能还会有。但是，作为东北军的老兵，作为身在沈阳、还聆听过日寇炮声的中国军人，只此一百零五岁王景芳一人了。



◎ 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前后侵华日军集结兵力的照片。

采访过程中，王景芳老人常常为国土沦陷、同胞沦为亡国奴而伤心落泪。他还会很多当年东北军的歌曲：

九一八，平地起风波，小日本，领人马抢占我沈阳。杀的杀，抢的抢，老百姓遭了殃。——咿呀嘿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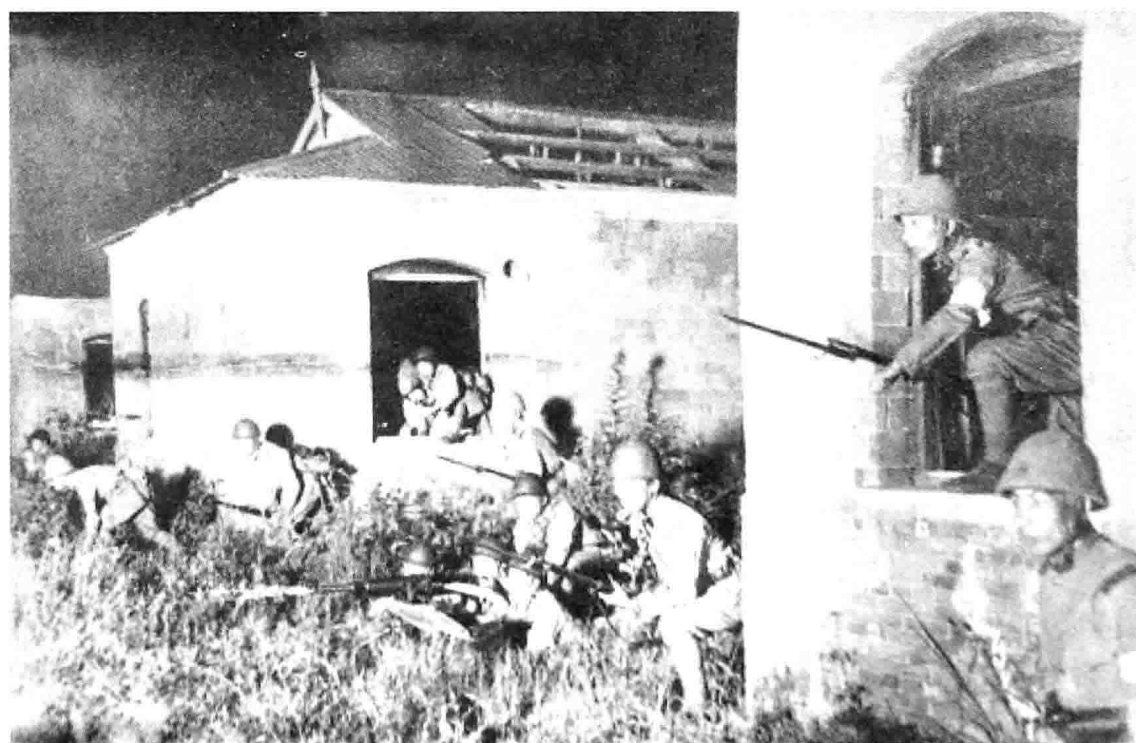
卢沟桥，二次又动刀枪，占了我黄河北，又占我扬子江。南京杀人几百万，首都变战场。谁人不伤心！——咿呀嘿！

王景芳老人唱着，唱着，就唱哭了，老泪纵横。他对我说：知道“九一八”吧？“九一八”是国耻日、国难日，是丧权辱国的标志！

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，由铁道“守备队”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，并嫁祸于中国军队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柳条湖事件”。日军以此为借口，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。由于东北军执行张学良的“不抵抗政策”，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，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。日军继续向辽宁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，短短四个多月内，一百二十八万平方公里、相当于日本国土三倍半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，



◎ 日本关东军占领我国东北以后，厉兵秣马准备挑起更大的战事。



◎ 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侵华日军偷袭东北军北大营前夕。

三千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“九一八”事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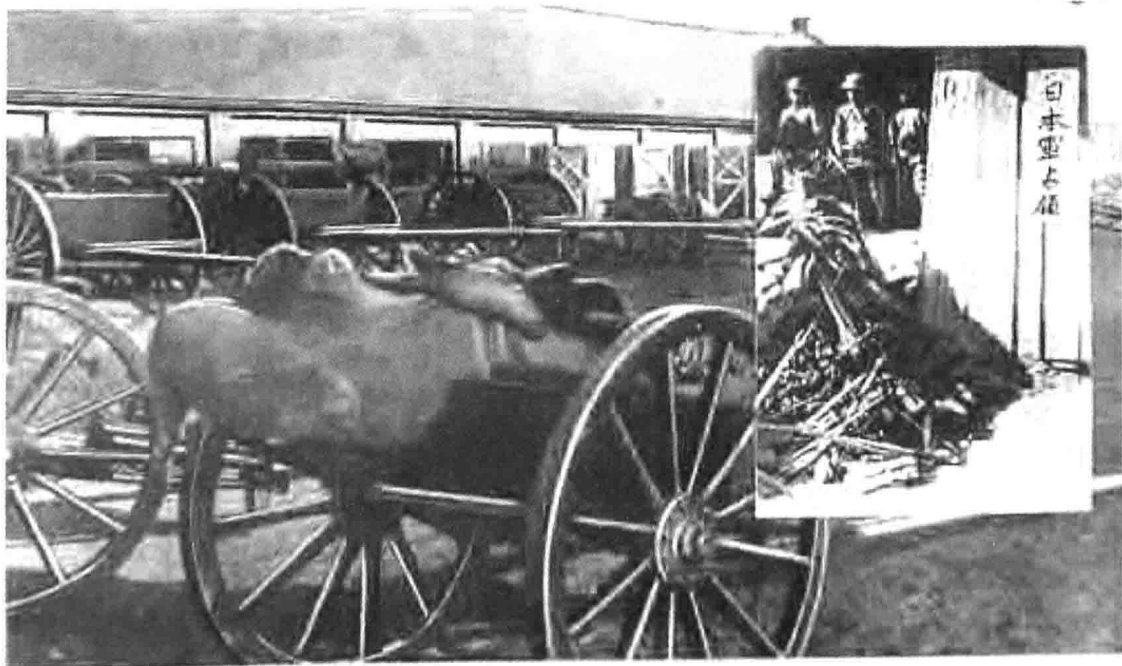
1932年2月，东北全境沦陷。此后，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政权，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，使东北三千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。“九一八”事变是由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，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。同时，“九一八”事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，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。

王景芳老人痛心疾首地对我说：“‘九一八’事变前夕，东北军有二十万人、日寇有两万人，相差十倍。可是，我们却失败啦！大踏步地向关里撤退！作为一个东北军老兵！作为一个东北人！——痛心疾首哇！——无颜见江东父老！”

王景芳接着说：“‘九一八’事变，中日双方都是常规武器。不像伊拉克战争，美军现代化武器，萨达姆是常规武器，悬殊太大。我们那不叫退，我们叫逃跑！逃亡！兵败如山倒！——八十多年过去了！我这个老兵还是想不通哇！为什么不打呢？——你当官的只管发话，我们当兵的打呀！”

“九一八”事变前夕，在东北的正规军有约十六万人、非正规军四万人，总计约二十万人。

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已达一万五千余人。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



◎ 满洲事变后中国东北军丢弃的大批武器弹药。

约一万余人。总兵力约两万七千人。

据王景芳回忆：我们东北军狼狈撤退后，日寇不费一枪一弹得到的武器有：飞机三百多架，步枪约十五万支，子弹三百万发，迫击炮约六百门，炮弹四十万发，山炮、重炮、野炮二百五十门，炮弹十万发，火药四十万磅。

王景芳对我说，他们1931年就撤退到北平了。到了关内东北军才知道，敢情国军几十万大军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前后正在南方和红军打仗！大规模地围剿红军！痛心疾首哇！

他们（关内蒋介石领导的国军）不打，我们（东北军）也不打！——耻辱哇！

二、亲历西安事变

我描写过亲历“九一八”事变的一百零五岁的王景芳，题目叫《亲历抗战全景的抗战老兵王景芳》。

我采访这个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用了很长时间，我很尊敬这个“多重性”的人物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东北军奉命败退关内，王景芳随刘多荃的一〇五师进驻北平。

刘多荃1931年12月任北平绥靖公署卫队统带部少将统带，1933年任东北军独立第一〇五师师长，1935年入陕围剿红军，1936年12月参加西安事变，并担任捉蒋行动总指挥。

此时的王景芳副连长按照命令指挥所在连队包围骊山华清池。并且，与蒋介石卫队五十三人激战。由于蒋介石卫



◎ 西安事变之前，蒋介石同张学良的合影。

队用驳壳枪，而东北军用 7.9 毫米口径的汉阳造，所以，没有构成“战斗比例”，蒋介石卫队迅速被击溃，蒋介石本人跳窗逃跑。

我采访王景芳老人时间跨度，将近三年之久。我发现王景芳老人对于西安事变的看法与众不同。他并不想就西安事变的任何相关采访话题“顺着我的意愿”回答我的提问，原因是：

“抓国军的领袖，应该是大逆不道的行为。为什么当成好事大力宣传呢？”

“如果当时把蒋介石委员长打死了的话，会发生什么局面呢？他当时是自己打开后窗子逃跑出去了，若不如此，枪弹可不长眼睛呀……”

据王景芳回忆：蒋委员长当时睡在房间左面的床，从左面的窗子，跳窗而出。西安事变中，东北军士兵把蒋介石卧榻的物品洗劫一空。什么毛巾、毯子、枕巾、床单、杯子、牙刷、鞋子等，为的是留个纪念。动机有一点像今天的“某某到此一游”的留言。

西安事变之后，东北军被蒋介石瓦解，王景芳随部到华北一带。



◎ 图为西安事变时蒋介石的住所，左面的床是蒋介石当时睡过的床。

三、亲历沧州战役、台儿庄战役

卢沟桥事变前后，东北军已经被蒋介石瓦解、分化。王景芳所在部队并入华北某部。

刚刚结婚，作为副营长的王景芳手拿宝剑（孙殿英盗慈禧墓后，挖出的剑，赠王景芳使用），指挥所部，在河北沧州，与侵华日军血战七天七夜。王景芳是目前中国大陆，唯一一位参加过沧州战役的指挥官。王景芳老人，还是唯一一位亲历台儿庄战役的指挥官。作为副营长的他指挥所部与侵华日军血战，身受重伤。

王景芳回忆：军号吹响了，几万中国军人端起上着刺刀的步枪，齐声喊杀！



◎ 抗战老兵王景芳背部的伤疤。

向日寇的阵地冲去！惊天地！泣鬼神！

——无数中国军人倒在了日寇的枪弹之下。鲜血，染红了祖国的大地！

王景芳当着天津电视台的记者、《北京晚报》的记者和大家的面回忆：“我手拿望远镜想看看敌情，日寇一梭子机关枪子弹就扫射过来。我身中两弹！日寇用的是达姆弹，从肩膀打进去，从后背出来，把我的后背打出一个碗大的洞！我当时就昏死过去！”

老人在摄像机前抑制不住悲怆的感情失声痛哭：“我身边的两个号兵，一个号目

（司号兵头目）都当场牺牲了！他们跟我作战好多年呀！”

听着一百零五岁抗战老兵悲怆的哭诉，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。

王景芳回忆：“我的警卫员叫冯家祥，一米八的个头，河南新乡人。他当时匍匐在地上，像拽死狗一样，拖拉着我的一只脚，在日寇的枪林弹雨中，把我拖拽了下来。”

王景芳说：“没有冯家祥，我活不到今天！我拜托各位，帮助我找一找河南新乡的冯家祥先生？我今年一百零五岁，他比我小十岁。今年应该九十五岁了。”



◎ 王景芳老人失声痛哭：我身边的三位司号员都中弹牺牲了！他们跟我作战多年呀！

四、1943年随四十军军长庞炳勋降日

1943年4月，日军抽调五万余人，“扫荡”太行山区。中旬，日军从东、西、南三个方向，分成十几路，向庞炳勋防地扑来。各军防地先后被突破，庞炳勋部被日寇逐一击垮、击溃。庞炳勋带领集团军总部和四十军军部向深山区转移。



◎ 图中左一为庞炳勋，右一为孙殿英，拍摄于1943年。

4月29日晚，庞部在距陵川二十四公里的九连窑附近与日军发生遭遇战，总部人员大乱。

转移中庞炳勋本来是坐在抬椅上的，战斗打响后，抬他的人不知去向，只有他和他的儿子庞庆振（时任总部参谋）以及两个卫士，四位军事参谋、副官躲在了一个山沟里，与军部失去联系。此时，王景芳作为总部参谋在其中。庞炳勋一行，共八人。

当夜，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集合被打散的总部和军部人员突围南下。

第二天天亮后，庞炳勋发现敌人已经退去，部队也已经转移，自己成了光杆司令，便向东走，企图返回林县寻找部队，行至辉县三郊口附近时，又遇日军，在群众的引导下藏在半山腰上的一个山洞里。

数日后，已投降日军的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得知庞炳勋隐藏的山洞以后，立即报告了日本人。日军派了一个叫田中彻雄的少尉带领十余人，由孙殿英的秘书李国安带路，找到了庞炳勋。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，庞炳勋于5月7日半推半就地跟随日本少尉到了日军所在地新乡，正式投降了日军。

5月23日，汪精卫伪政府任命庞炳勋为伪暂编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。在此期间，庞炳勋通过国军军统人员，曾经和蒋介石取得联系。蒋介石授意：“先委曲求全，图日后东山再起。”果然，抗日战争胜利前后，蒋介石重新启用四十军庞炳勋部参加河南的受降日军活动。

五、受降日军中唯一在世的中国将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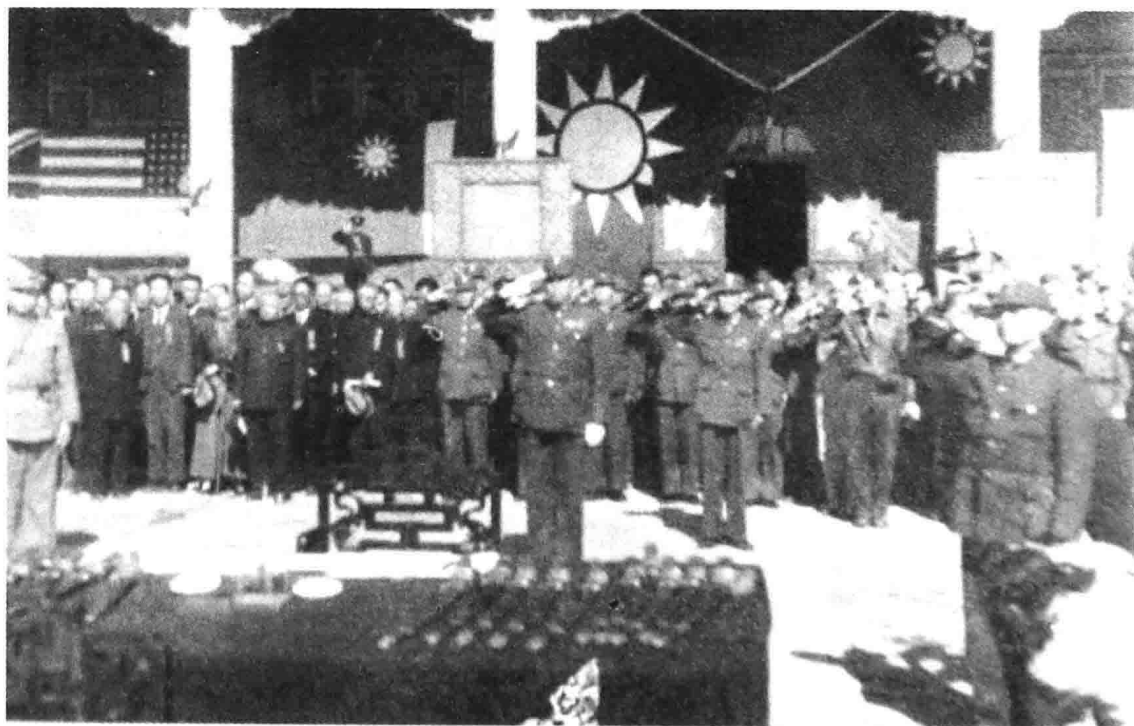
国军四十军副军长，王景芳陆军少将，是唯一一位存留在世的，于1945年9月，在十六受降区接受日军投降的中国将军；并且是接受河南投降日军四十个大仓库的唯一一位少将军衔的将军。其余少将以上的诸位将军，都已经告别人生舞台，驾鹤西去，走进历史的书籍中。（作者调查得知，王景芳少将是四十军军长庞炳勋自己任命的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没有铨叙的少将军衔将军。在此，笔者特此说明。）

受降日军时，在北平的孙连仲，南京的何应钦。

河内的卢汉，广州的张发奎，汕头的余汉谋。

长沙的王耀武，南昌的薛岳，杭州的顾祝同。

上海的汤恩伯，汉口的孙蔚如，徐州的李品仙。



◎ 1945年10月10日，在北平故宫太和殿受降仪式上，孙连仲上将指挥国军官兵，向国旗致敬礼。此照片为孙连仲将军的孙子孙大宇先生在1998年送我的原照片，为德国爱克发底板一张。